



老虎天窗里的旧时光

■申功晶

我家楼房北边的小河对面，齐齐整整排布着一溜特色江南民居。闲暇之际，我喜欢趴在自家窗台上，探出半个脑袋，俯瞰那一抹粉墙黛瓦，仿佛在欣赏充满岁月韵味的风俗画。在老房的屋脊上，有一种奇特的窗子，它们有顶有侧壁，就像一间间小房子嵌插在坡屋面上；屋面与倾斜的屋脊呈略显弧度的V形，面向屋檐的一面是垂直的，开着一个天窗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个个伸出屋顶的老虎头。因此，江南人管这类窗子叫老虎天窗。

江南的老虎天窗惯见于弄堂里的低矮平房。那种旧式砖木结构建筑普遍较矮，尤其到了第二层，矮到连在墙体上开一扇窗子都成了奢侈，只好在屋脊上开个天窗，安上玻璃。阳光透过老虎天窗照射进来，整个屋子便有了生气，立在墙角的暗深色家具亦不再沉默冰冷，它们似乎有了生命，一个个鲜活了起来，仿佛即将要开口说话……

我曾在这样的老虎天窗下住过好些年，那是我家老宅的阁楼。

记得七八岁时，一个无聊的午后，我摸索着沾满灰尘的扶梯登上阁楼。人字形的屋顶之下，是一个逼仄狭小的昏暗空间。所幸还有老虎天窗。我拉开窗帘，一缕阳光射进阁楼，顿时光明满屋；打开天窗，新鲜的空气源源不断吹进小楼，令人神清气爽。阁楼墙角堆着几个纸箱，我蹲下身子，慢慢打开它们。随着窸窣窸窣的声响，跃入眼帘的是一本本连环画，有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说唐》《聊斋》

等等。书页上，谋臣智士儒雅潇洒、少年豪杰英姿勃发、鬼狐花仙诡谲奇艳……黑白隽永的线条勾勒出各色生动人物，一段段悲喜传奇如电影画面般徐徐展开，引人入胜。我顾不得脏，一屁股坐在地上仔细欣赏起来，直至父母焦虑的呼唤声传来，这才突然发现，夜幕已然降临。从那之后，我彻底迷上了连环画，成了楼阁的常客，经常一泡就是一整天。离天越近的地方，越容易让人摒除杂念。我素喜清静，索性央告父母把床也搬上了阁楼。老虎天窗下，便成了容纳我书房加卧室的“多功能空间”。

我在老虎天窗下安然入

眠。清晨，第一缕阳光透过天窗把我唤醒，我在古城的晨曦中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然后钻出被窝，坐在窗前，面颊贴着玻璃望着外面的场景：弄堂里，大大小小的点心店已经开张，生煎店的第一锅生煎包还没出炉，店前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；生煎店隔壁的汤团店也热闹得很，袅袅锅气氤氲着，人们在其中走来走去，如身处云端……

我家老宅阁楼在附近老房群中算高的，我趴在窗台上，透过自家的老虎天窗，能够看到下方其他精致乖巧、错落有致的老虎天窗，颇有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意味。不知从哪个窗户外飘来一阵收音机里的评弹

声，吴侬软语随空气细细落落弥散在周围。

江南多雨，年少的我喜欢躲在老虎天窗下看外面落雨。雨点“卜楞卜楞”地打在窗棂、瓦片上，飞溅起来的“珠玉”变成一朵朵水花，这叫“瓦上生烟花”。房瓦上还有生灵，一只只形态各异的野猫像小老虎一样迈着轻灵矫健的步伐，在屋脊瓦片上悄无声息地穿梭自如——它们都是我带着自由气息的朋友。

老虎窗下，是一方静心安逸的天地。在这个上隔青天、下隔大地，悬于半空的阁楼上，我总会产生一种游弋于天地之间的幻觉。打开天窗，头顶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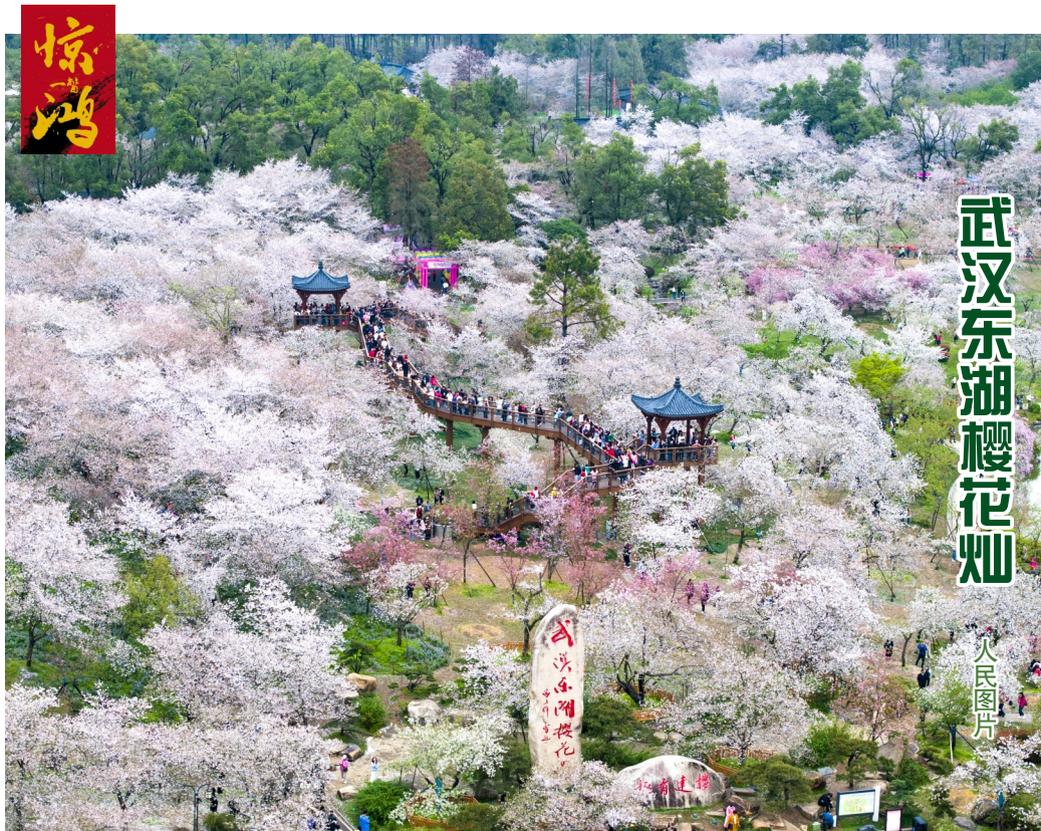
绵绵软软的流云、灿烂飘逸的飞霞，底下则是鳞次栉比的江南民居。在那个老城区还没有高楼大厦的年代，我站在阁楼这个高点，通过望远镜般的老虎天窗，怀着好奇之心四处遥望，甚至可以望到姑苏古城地标——北寺塔。

夜幕降临，阁楼里，一盏豆灯、一卷好书、一壶香茗仍是少不了的。读书乏了，我便透过老虎天窗仰望深邃的星空。朦胧间，我感觉头顶的月亮似乎更近了，月光柔和和渗过天窗，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和肩膀，就像祖母温柔的手。

那时，父亲为生计昼夜奔波，早出晚归，很是辛苦。有时夜晚迟迟等不到父亲归来，我便用读书来缓解焦虑，每每听到弄堂拐角处那清脆熟悉的自行车铃声，我心里悬着的石头才落地。父亲说，每次他晚归，只要看到老虎天窗里亮着灯火，内心便觉安稳。“我知道是宝贝女儿一边看书一边等我回来。夜晚阁楼老虎天窗映出的光亮，就像海上灯塔发出的返航信号。”父亲温柔地说。

我长大后，老宅拆迁，阁楼与老虎天窗随之消逝。新家的大书房宽敞明亮，我却总觉得远没有昔日狭小局促的阁楼那般让人感到舒适熨帖。空间虽然升级，但人未必能静下心来读书了，就像《明心宝鉴》里说的：“心安茅屋稳，性定菜根香。”——我开始怀念起老虎天窗里的旧时光。

一扇扇斑驳的老虎天窗，映照出韵味十足的悠长岁月。每次我在黑暗中遥望河对面民居那透着橘色灯光的天窗时，总想着，里面有一个孜孜不倦、埋头苦读的少年。



闲思随笔

■刘峰

对于蓑衣，我喜欢它的绿，特别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古绿。

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青与绿，形成绝美的搭配。在唐朝的一个春天，一位钓者隐没在山水的青绿里，像一滴石绿溶在水墨丹青；蓑衣外，桃花在飞，绿水在流，风斜斜，雨细细。一身蓑衣的他，是那么的野性、旷达、自在。

编织绿蓑衣的原料，来源于蓑草。它细软、中空、凝碧，雨浇不透、雪打不折、霜敷不烂，仿佛天生为作蓑衣而活。在“渔樵耕”看来，刈一片青草，采用手工方式编织一件蓑衣，

好比草莺衔草结窠一般，天性使然，与生俱来。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云：“尔牧来思，何蓑何笠……”瞧！在先秦时期，就连放牧的人也有蓑笠。

蓑衣一般分为上衣和下裙，上面的叫“蓑衣披”，下面的叫“蓑衣裙”，方便甩开膀子干活，利于迈大步子行走。在制作蓑衣前，先用捣衣棒将蓑草轻轻捶打，使之绵软，宛如一束柔顺的绿发；然后，将蓑草搓成一缕缕细线，又将其中一部分细线搓成一股股蓑绳，以作编织之用；随之，根据领口大小，将蓑绳结成一个圆圈，在其上结成一条条经络，并用钩针穿上蓑线，开始编织，直至完成。

绿蓑衣

起初，蓑衣是一抹亮丽的鲜绿。那时节，草汁被风吹日晒晾干不久，带着新鲜的草香。可以想象，披一身蓑衣的人，从柴扉走出，就向世人表明了他的身份。披上蓑衣，就成了一位裹草率性而行的赤子，熙熙攘攘的人间道场、纷纷扰扰的名来利往，皆可作冷眼观。“蓑衣箬笠，更著些儿雨。横笛两三声，晚云中、惊鸥来去。欲烦妙手，写入散人图，蜗角名，蝇头利，著甚来由顾。”

随着时光的浸染，蓑衣的绿色不再抢眼。岁月悄悄给它涂上了一层包浆，它慢慢走向沉稳、内敛、平和，像极了一个历经沧桑的中年男人。“莫听穿林

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这是苏东坡的旷达、笃定、乐观，也是他走向成熟的标志。

蓑衣，属于民间。人披蓑衣游走在草泽阡陌，成为旧时乡间的一道风景。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里，蓑衣的踪迹俯拾皆是：“细雨桃花水，轻鸥逆浪飞。风头阻归棹，坐睡倚蓑衣。”“软绿柔蓝著胜衣，倚船吟钓正相宜。蒹葭影里和烟卧，菡萏香中带雨披。”“一蓑一笠一扁舟，一丈丝纶一寸钩。一曲高歌一樽酒，一人独钓一江秋。”

就连牧童，也从小与蓑衣为伍，是那么的天真无邪——“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。”

岁月催人老，也催蓑衣老。老了的蓑衣，成了沉凝的古绿。古绿里，藏着光阴、故人，藏着心事、秘密，藏着欲说还休与白云苍狗；落满了风声、雨声、雷声、雪声、笛声，以及鸟啼声、流水声、牛叫声、虫鸣声、雁啼声……它的身上承载着世事沧桑，但它总是沉默不语。它老了，主人不再穿了，于是成了一种怀念、一种珍藏，被静静地挂在粉墙，用以纪念逝去的光阴，装饰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